

蘇志

五之六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〇二六	一〇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一〇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三〇二六	一〇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三〇二六	一〇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26	
冊數	10	(3)	
函號	366	8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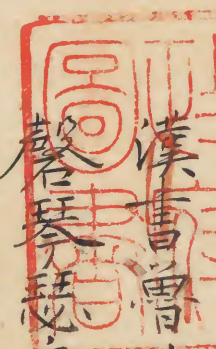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駢志卷之五

丙部上

漢魯共王壞舊宅得古文經傳
河內女子瓮老屋得易禮尚書



漢書魯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閔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

淺草文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衡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于墻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于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字東海張霸按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

校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于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
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
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論衡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
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按洪容齋云列向說苑臣術
上者死附而上而周下者刑所以尚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
在上位而不親賢者逐此所以尚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
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與廉舉顏師古奏議其語以說
苑所載正同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
秦誓一篇獻之然年有與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
蕭諸儒皆疑之引秦誓同馬鄭序相應又不與河內女子得
韓嬰子仲舒論

江公与仲舒議

漢書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意
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
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
不能難也

又武帝時瑕丘江公与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
公孫弘本為公羊学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五經笥

五經庫

九經庫

後漢邊韶解弟子嘲云腹便便五經笥又唐書虞世

南云昔任彦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

北史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又舊唐書褚遂良稱谷那律為九經庫

姜肱博通五經

張霸博覽五經

後漢書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又張霸博覽五經諸生原林劉固阪表等并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五經無雙許叔重

五經每對有陸氏

後漢書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每雙許叔重

北史陸氏于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每對有陸氏

說經鍾、楊子行

解經不寤戴侍中

東觀漢記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子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鍾、楊子行論難備、

祁聖元

後漢書戴馮為侍中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寤戴侍中

匡鼎說詩

張文為論

漢書匡衡父世農夫，匡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顧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長，乃易字，推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昇白知是字也。師古曰：脈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昇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後人見此傳云：匡昇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昇白厚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昇，蓋絕知者之聽。又張禹善論語，詔令授太子論語，使魯無卿及始夏，疾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寔微。

樂詳并授五業

楊克精究七經

魏略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并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每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于遠近。

華陽國志楊克少好學，求師學古字于扶風馬季長南

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

易以東矣

吾道東矣

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丁

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其何學成何謝
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

後漢書鄭玄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門徒
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
年不得見及使高業弟子受于玄日夜尋誦未嘗怠
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玄善算乃召見于樓上玄
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
吾道東矣

為弟子都養
直諸生監厨

漢書見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每資用嘗

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
此

北史刁冲家世貴達及從師于外自同諸生于時学制
諸生悉目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

帶經而鋤
帶經而鋤見上

晉書皇甫謐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
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百日習一經
三年通一經

晉書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每字

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真在我
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
經因而對策升第

又戴邈曰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

裴昭明遺子一經

柳世隆遺子一經

南史裴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
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
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又柳世隆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尚曰觀君奉措當
以清名遺子孫耶荅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

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焦贛易林

許曼易林

後漢書焦贛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
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今焦氏易林

又方術傳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于
世

漢趙曄著異越春秋

晉楊方撰異越春秋

後漢書趙曄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耻于厮役遂
弃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掩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

十年絕向不還家為菴喪制服穉卒業乃歸別台補從事不就奉有道卒於家穉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字者咸誦習焉

晉書楊方少好字有異才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諸葛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羨之送以示賀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邪閔心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開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

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農壤必成嘉穀循遂稱方于京師後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鈞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章皆行于世

葛洪西京雜記
葉賁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葛洪自序云洪家世有列子駿漢書一百卷每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歆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每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每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為十帙十卷合為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

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列書，有小異同耳。并
園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為二卷，名曰西京雜
記，以裨漢書之闕爾。

南史齊宗室葉賁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

列向校書于天祿閣。

楊雄校書于天祿閣。

拾遺記：列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
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
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
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
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問卯金

之子，有博字者，下而觀焉。

前漢書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楊雄校書于天祿閣上，詔
徵使者欲收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之曰：雄素
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定
清靜作符命。二國遺錄：魏文帝為閣書，觀讀書千卷
者，登此觀，登者六人而已。

楊子雲夢鳳凰集玄上。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中。

西京雜記：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吾為自苦玄，故難傳。
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又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列向省新語而作新序
桓譚誅新序而作新論

晉書陸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叙其略云列
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
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
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出
通思玄回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

葉琛甚祕漢書

謝僑不質班史

南史葉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有一瓢蘆中有
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事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

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拳之
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
又謝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荅曰
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受太玄

好太玄

漢書鉅鹿侯苞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雄卒侯
苞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劾雄死
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
顧君与桓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北史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又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

欵子楊子雲周旋

鬼之董狐

僧之董狐

晉書于寶為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列候。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酉陽雜俎魏李奮至同泰寺浮屠中傷有執板筆者僧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奮曰便是僧之董狐

錢神論

錢愚論

晉書魯褒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腸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与佗卿屈指計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武帝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

千字文

萬字文

梁書高祖次顏王羲之書千字使用周興嗣為文高祖稱善加賜金帛又御覽引梁書武帝取鐘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鬢髮皆白大被賞遇後興嗣司疾武帝親為之合藥又

賈氏談錄進士周述改次千字文更撰天竺應道千字
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之曰
有添換乎述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
曰盡右相曰批杞二字如何翻破述曰唯此兩字依舊
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述遂巡不能對
北史秦王俊聞潘徽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
令徽於馬上為賦一行賦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
之復令為萬字文

曹憲文選音義

公孫文選音義

舊唐書曹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初江淮間

為文選學者本之于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
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字大與于代

又公孫羅歷沛王府參軍立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
于代

郭子玄竊向秀莊子注

何法盛竊郝紹中真書

晉書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先是注莊
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
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
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最為人行薄以秀義
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
出故今有南郭二莊其義一也

南史時有高平郡紹作晉中興書教以示何法盛法盛
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

每聞于時如袁宏于室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
為惠紹不子卒書成在厨内厨中法盛詣紹不在直

入竊書紹還失之每復尋本于是遂行何書又宋景濂

六卷一名化書言道德仁食儉六化為甚世傳為
偽唐宋有仁子篤作張文潛題其後云有丘犬鼠之
蓋不足道其為化書也皆淺機小教亦微有見於黃
之所謂道德者意是書之作非有丘也終南山隱者

有子焯掌

孫敬懸頭

荀子有子惡臥而焯掌 君竟陵王頌云有子刺掌脩

名立 桓範世要論云有子好臥則刺其掌

漢書孫敬字文宝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廢以繩

繫頭懸屋梁後為當世大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趙昱歷年不窺園

裴公羨經年不出墅

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
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

舊唐書裴休字公美童齒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休
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

謝承漢書趙昱就處士秦母君受公羊傳每該群業至
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踈希見其面

十五年不窺園

十七年不窺門

後漢書桓榮貧窶每賃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
年不窺家園

又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

流粟

流麥

鄒子曰朱買臣負賤之時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流粟志
在經傳也

後漢書高鳳好字不休其家曝麥令鳳守雞以竿投其
手鳳執竿讀書兩大至不覺執竿如故其妻還見麥流
甚以為怒鳳亦不愧晉藝術傳幸靈父母嘗使守稻群
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

理其殘
亂者

袁宏運租誦詩

高閭送租修刺

晉書袁宏父勗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与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
諷詠声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荅曰是
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
升舟与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北史高閻早孤少好字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
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談奇之使為謝中書監
表明月浩^若歷租車過駐馬呼閻諸車子皆驚閻本名廬
浩乃改為閻而字焉由是知名

王仲任閱書市肆

徐文遠閱書于肆

後漢書平克字仲任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
字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宏章向家貧無書常游
洛陽市肆閱所買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
之言

舊唐書徐文遠家貧每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為事文遠

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管寧榻穿膝處

蕭藻牀有膝痕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
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南史華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
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
丈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
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

不讀謝詩覓口臭

不讀老子覓舌強

談數梁高祖重陳郡謝玄微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郭子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腹笥

肉譜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字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辨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腹笥祖歆眠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思可謝出何典記謝若大慙
隋唐書誌秦王府倉曹李舟素尤精譜字人號為肉譜

書篋

書厨

晉書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意列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多而每所解可謂書篋矣

南史陸澄當世稱為碩字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歆撰家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書倉

經苑

拾遺記曹曹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又任末年十四時字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或依林木
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剉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
晴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
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河洛祕奧非正典籍
所載皆注記于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
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賈長頭

范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
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尚事不休賈長頭
南史范曄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尚范長頭指范岫

也以岫多識前代舊事

皇甫謐書注

劉孝標書注

晉書皇甫謐耽覽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
箴其過焉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余之
修短分定懸天乎

南史劉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進厲精明慧
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
之書淫于是博極群書又藻秀出故其自序云實中涓
涓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

行秘書

人物志

隋唐嘉話大宋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
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舊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尤工譎學自晉宋
已降也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闕闕莫不詳究當時號
為行譎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
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接證世
南但掩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譎定可畏許敬宗因
謂世南宜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
五經笥今日倉曹人物志可矣

暗寫五行志

暗疏列女傳

南史陸倕所讀一編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
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舊唐書虞世南授弘文館學士于房玄齡對掌文翰大
宋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每本世南暗疏之不
失一字又蔣乂字德源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教
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于親黨德宋嘗登凌烟
閣見左壁積削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余錄
之以問宰臣遽受宣旨以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曆
中侍臣圖贊也即于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上
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奴婢皆讀書
童僕皆呻吟

世說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持撻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
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愆彼之怒

論衡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應璩善書記

穆之便尺牘

文章敘錄應璩博字好屬文善為書記又吳質別傳質
有才字善為書記

沈約宋書列穆之與朱齡石并便尺牘常于高祖坐

齡石荅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
之應對無廢 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
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室滿室目
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不相參涉皆悉
贍奉又言談賞笑彌日且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
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郭子玄語如懸河

楊盈川文如縣河

晉書太尉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竭
唐書崔融與張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
及楊炯盧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

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前謙也

高奇字士

青錢字士

南史庾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從鎮肩吾常隨
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
號高奇字士

舊唐書張鷟元應八舉皆登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
之最員外郎貞年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
中未因退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字士

奪席以益戴馮

奪袍以賞之間

謝承後漢書正旦朝賀帝令群臣說經史更相詰難義
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戴馮遂重坐五十餘席

舊唐書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者賦詩東方虬詩先成
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間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
虬錦袍以賞之

陸澄并奪舊物

王擢抽製箆扇

南史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儉集字士何憲
等盛自高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
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
令字士隸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

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教條并舊物奪將去
又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慮
為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坐簾執扇容氣甚自得王
搗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搗操筆便成文章
既與辭亦華美奉坐擊賞搗乃余左右抽憲簾手自掣
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一語一縑

一字三縑

南史何遠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
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評曰先儒學問自不妄語
始若何遠度幾近之矣
唐書裴度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

于甫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
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接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彩甚厚
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
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又
舊唐書李筓早擅才名尤長碑頌至貶職在外中朝衣
冠及天下寺觀皆多奇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
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
未有如筓者

西番寫記

新羅請記

舊唐書馮定初長慶中涼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

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所館寫建高山記千屏障其文名馳于戎夷如此北夢瑣言大中四年進士馮洎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賫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

鮑照才盡

江淹才盡

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為臨川王義慶所知賞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南史江淹字文通少以文章著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

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江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喜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半纏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于冶亭夢一大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羨句時人謂之才盡又乾牒子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謂為五臟神

漢高帝大風歌

漢武帝秋風辭

史記高祖擊黠布軍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斃沛中見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

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亟都
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
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予
沛父兄諾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
高祖歎去沛公兄故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
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
三日張晏曰張
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祀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与
羣臣飲譔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
忘沈接船兮滄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策鼓鳴兮登櫂
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文中子曰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
之萌乎周書明帝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
晚菊寒井落疎桐奉杯
延故老令詞歌大風

補衡賦鸚鵡

謝莊賦鸚鵡

後漢黃祖長子射与補衡善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
鵡者射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
作文每加點辭采甚麗

南史宋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晉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
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
無我卿當独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辨汾陽之昇賜黃金十斤
辨曲水之集賜金五十斤

漢書汾陽得宝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
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
閔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
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
說昇為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
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

瑞并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于欽城而不能得
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宝非周
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自賜壽王黃金十斤
晉書武帝嘗問贛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
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
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沈觴其義起此帝曰必
如所談便非好事末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
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沈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心水之劍曰今
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
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

相見各賦一物
相見物為常談

文士傳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闕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騷憂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效。其為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龍書名竹帛。純賦：帝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鐘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物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又時有桑門，歎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歎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

戶牖牆壁各置刀筆
門庭藩溷皆著筆紙

後漢王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尋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宏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乃還許之。時人稱

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為異書或搜
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而抱教卷持去蔡邕丁寧之
曰唯我与爾共之勿廣也

晉書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
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歆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
家京師乃詔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
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司空張華見而
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
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袁宏益韻一句

張融足賦四句

晉書袁宏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北征賦
至閔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矣授
體于虞者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姓之足
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
載空容率爾今于天下之後移韻從事然于寫送之致
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溫云卿思益
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于余心邈流風而獨寫珣誦味
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南史張融作海賦文詞說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
軍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卽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孔門如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孔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楊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

門人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詩品云：陳思王曹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

華茂，情兼雅怨，體具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

思王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

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若抱篇章，

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

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覆醬瓿

覆酒甕

漢書楊雄作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師古曰：瓿音
甕，小甕也。

晉左思歆為三都賦，陸機閱之為弟雲書曰：此間有僞

父歆，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何愧張子房

何如霍去病

宋書孝武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賦

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

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
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采此聖世何愧張子
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南史梁武帝于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
曹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
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
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
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求船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
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

詩思不來作鼓吹
用思苦澁求音樂

俗說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
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舊唐書李翰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揚翟為文精密
用思苦澁嘗從楊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竭則奏樂
神逸則著文曾撰張巡姚雋等傳兩卷士友稱之

文宗激賞公權春日詩
文宗獨諷公權夏日詩

舊唐書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
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
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
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魚釜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

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又文宗夏日与字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
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字
士皆屬繼帝独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

楓落吳江冷

風落吳江雪

舊唐書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独步多所凌轍鄭世翼遇
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
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于江信明不能
對擁楫而去世說常侍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字北朝
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

曰吾為魏公藏拙

李太白詩風落吳江雪紛々入酒盃

樂天二詩相反

淵明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忘詩不憶西窓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
堂葉々北窓竹又題沈子明壁上云不愛君池東十叢
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声
似玉二詩相反

陶淵明詩奚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而
固為好又作擬古詩生有高世名既沒傳在窮二意相
反

鍾會書善效人

劉超書跡類帝

世語鍾會善效人書于劍閣要鄧艾章表白事皆易其
言令辭指恃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
晉書劉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与元帝手筆相類乃
絕不与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
密

臨池字書

倚井為書

晉書王羲之与人書云張芝臨池字書池水盡黑使人
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南史齊宗室江夏王鋒好字書幼匿母張家每紙札乃
倚井欄為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辰與
不肯拂窓塵而先畫塵上字為書字

書芭蕉

書樹葉

書柿葉

書法范擘文陸羽作僧懷素傳曰貧無紙可書常于故
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晉書鄭虔好書嘗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
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

北夢瑣言梁李琪唐末以文字宋名仕至御史昭宗播
遷衣冠蕩析因与弘農楊玘藏跡于荆楚間楊即沂蜀

相盤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跡號葦原李長官其堂
元亮符宰直都常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
葉高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禪徵入
拜翰林字士尋登廊廟爾後直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
省相國乃教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歐陽詢不挾紙筆
裴行儉不挾筆墨

國史纂異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
一字直五萬官宣得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
挾紙筆皆能如志官宣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
於此虞曰若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了貴尚褚喜

而退

舊唐書裴行儉工草書唐高宗嘗以絹數百卷令草書
文選八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匹行儉嘗謂人曰褚
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挾筆墨而妍捷者唯余
與世南耳所謨草字雜體教萬言並傳于代

尺牘文字咸為楷範

落簡措翰人爭模倣

舊唐書盧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措翰人爭
模倣

歐陽詢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
為楷範焉

一字徑尺

一字方丈

南史劉穆之傳武帝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魚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每嫌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法苑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道時號僧傑又高僧傳云其筆管粗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外夷購柳書

高麗重歐書

舊唐書柳公權初字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又高麗甚重歐陽詢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邪武德七年詔于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

百濟求書

諸蕃購文

南史寧都侯子顯弟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于元帝并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

至建鄴來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送使人于渚次候之
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舟三
日書三十紙与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餉不書
好紙字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荅
舊唐書張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其時天下知名無賢
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之每遣使
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

駢志卷之六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丙部下

叔詹諱頌晉文原其狀
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

國語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為實行成
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
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
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
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視臣曰不
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

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提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按詹鄭卿叔詹伯也漢書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漢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吾辨士蒯通。乃詔召蒯通通。至。上歎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府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

漆城

瓦衣

史記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塗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舊唐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答書。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為。改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中射奪食。不效之藥。東方籟飲。不效之酒。

戰國策有獻不效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
之是臣無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教斗飲者不死漢武帝
遣桑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
曰酒苟有驗殺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

孔融喟太祖酒禁

簡雍喟蜀先主酒禁

張璠漢紀太祖制酒禁而孔融書喟之太祖外亟寬容
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按融

集字操書曰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
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
泉之郡人著酒旨之德堯不千鍾舜以建太平孔非百
觚豈以堪上聖樊噲解危鴻門非及肩鍾酒豈以奮其
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因危酒豈以激其氣高祖非
醉斬白蛇豈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豈以測中興
衰豈非醇醪之力豈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豈以
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餽糟歎
醜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
答陳二代之既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
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

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字。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止王為戒也。

蜀志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伊籍機捷

秦宓文辯

蜀志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絳籍。適入拜。權曰。旁事無道之君子。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旁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具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字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字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字。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

曰有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必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声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必之才辨皆此類也

昔与汝为隣今与汝为臣
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

世說晋武帝問孫皓問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奉觴勸帝而言曰昔与汝為隣今与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南史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刘苞後歆之与苞俱豫元會並坐苞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否歆之曰敦孫皓歌答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

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此豈可使卿有勳
生男於群官何事

諸林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豈勳焉而猥頒厚賞宋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北史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加頒賜群官各有差李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乃妄受賞也

使卿智不使卿力

謝王腹不謝王理

南史孫謙梁天監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暫不使卿力

北史宋遊道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

南史張融為封溪令從叔永出洛陽逸之曰似閔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北史元順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質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而復出耳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秘阮
何不近比老彭遠求溫子

世說周僕射顛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傳初下車隱隱即即之謂教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唌詠王公曰卿欲希秘阮耶荅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秘阮按鄧粲音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倪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教人

北史李德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又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韶抄肉拌

冠觸燭火

南史荆武陵昭王暉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又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中故以此戲之

漱石枕流

枕石漱流

晉書孫楚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漱石以礪其齒

南史顧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

永嘗携内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抱之曰見歎何戲協曰見政歎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真於此子獸微弩強是以登遲牛駿馭精所以疾耳

晉書陸雲与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登遲

南史刘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為侍中不得与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馭居

後相去數十步，馮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与鷲馬爭路。

刀韓柳嘲

麥實柳嘲

晉中興書，刀彘於桓公坐，嘲韓博曰：是君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刀，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刀也。一坐歎以為佳。

北史麥鐵杖為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後因朝會考功郎曹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

未若諸吏翼翼，可謂衆僧虔。

吾書孫盛子放，字希莊，幼稱令慧。庾翼子羨嘗候孫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羨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吏翼翼。既而諸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南史王僧虔子慈，少与從弟儉共書字。謝鳳子超，字嘗候，僧虔仍往東，奇詁慈。正字書未即，放筆超，京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京狼狽。

而退十歲時與蔡奩京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
戲懺曰眾僧今日可謂虔々懺應聲曰卿如此何以真
蔡氏之宗

楊素以二柳戲二柳

楊素以柳條戲柳調

北史柳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初俱歷顯要及此昂
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
二柳俱摧孤楊獨簪坐若歡之

又左僕射楊素常於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通体
弱伸搖不須風調歛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
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祭此言公當具贍之地樞機何可

輕祭素甚奇之

外論不爾

外言不爾

晉書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
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

世說何參軍思澄與族弟冰部選散騎子朗俱擅文名
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竹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
爾故當推遜評曰甚矣哉人之好名也父子昆弟間猶
猜忌又可勝通哉不免操勝心况在敵而名位相軋者乎其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不能免俗為復爾耳

晉書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北史王思政入據潁州慕容紹宗出討房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為所能却若其冥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亦復可爾耳。

不能不爾耳

晉書王敦時為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又桓溫入赴山陵上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歆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尚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復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

笑語移日

是送吏部郎

自餉晉陵令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為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
洛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
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送何
彥德也

世說高爽嘗經晉陵詣劉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
代楨為縣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荅人
問其故爽曰劉楨自餉晉陵令耳何爽事蜀志張
裔北詣丞相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子所
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
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歎死其談啁流連皆此類也
灌夫罵臨汝子程不識耳語

崔咸罰裴度子劉栢楚語耳

漢書灌夫行酒至田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
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
賈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益所怒乃罵賈
曰平生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為弄乃效女嘈
兒咕啜耳語

舊唐書京兆尹劉栢楚李逢吉黨也栢楚等十餘人駕
肩排裴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會
酒栢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嫉其矯奉
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栢
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羞與噲為伍
嘆與涓比肩

漢書韓信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晉書袁宏與伏滔同在桓溫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子涓比肩，何辱之甚。彭素呼先主為老革，謝奕呼桓溫為老兵。蜀志：諸葛亮雖外接待彭素，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素心大志，慮難可保安。」先主既歿，信亮加察，素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素為江陽太守，素固當遠出，私情不悅。往

詣馬超，問素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素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晉書謝奕嘗逼桓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呼崔元欽為癩刺史。

叱楊再思為癡宰相

魏書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

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

唐書楊再思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正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泠，閉坊門以讓。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溝，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黃瓠少師挑弓僕射

南史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問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驚跌下車，謝道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

車僕射

北史郭祚為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瓠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挑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挑弓僕射。黃瓠少師。

鳥不鳥，龍不龍。

驢非驢，馬非馬。

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自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可謂鳥不為鳥，龍不為龍也。

漢書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徵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

憎聲

憎眼

世說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諾王何如
答曰見一群白鷄鳥但聞喚啞一

又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
衆坐戲語令術勸群滴以糝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
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痛憎其

眼

刊祥比令僕

卞彬比令僕

南史劉祥與王真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
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又卞彬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宋東海王禕為驢王

魏咸陽王坦為驢王

南史廬陵王禕初封東海王明帝踐祚進封廬陵王初
廢帝曰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改封焉

北史咸陽王禧子坦傲狠凶麇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
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未有東海王禕志性凡

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

同者號為驢王

高里咸謂生犀
時人號為禿犀

南史陸驗本在藝業而容貌特醜是外國獻生犀其
形甚陋故高里咸謂驗為生犀

北夢瑣言杜邠公懷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人鎮復居
廊廟立他才未嘗延接寒素耳食竊位而已時人號為
禿角犀

麟奴
麟王

南史前廢帝自以為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常罵帝
為麟奴又太后疾篤遣呼帝曰病人間多見可畏那

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北史初崔浩弟悛與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
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麟鼻江東謂之麟王
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

竇喜龍
劉鶴鵠

舊唐書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謂
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龍

異死列在朱方人不得共話若與之言人必遭厄難及
身亦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此塞耳列於之欣
然而往自說被謫君能見明荅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須

史火奈資畜服翫蕩然於是奉世號為列鶴鶴或遇諾
途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刘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
人驚散甚於見鬼

費旭不識其父殷潛颯颯其母

陳思方父於喪潘岳匹婦於考

顏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邪非殷潛詩云颯颯
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潛又颯颯其母此垂悉

古事不可用也

又陳思王武帝誅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
沃之遺是方父於喪匹婦於考也按禮記仲秋之月蟄
方父於喪矣又云父以而不能諫父之書
手沃存焉耳悼婦稱手沃是匹婦於考矣

范蠡吠於狗竇

光逸窺於狗竇

刘子范蠡吠於狗竇文種聞而拜之 按文種過范蠡
之門蠡於狗洞作狗吠文種曰狗當吠人蠡乃以我為
人迴車至其門入内而拜薦為越相

晉書時賢胡毋輔之輩閉門酣飲已累日光逸將排戶
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
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决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遠呼入子
飲

小遺殿上

小遺閣省

漢書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効不敢，有詔免為
庶人，待詔宦者署顏吉師曰：小便也。
南史謝綏卿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詔令史
為南司所彈，綏卿亦不介意。

車轄投井

車輪括頸

漢書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重之，牧守當貴
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嘗酒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交車轄投井中，至有急終
不得去。

北齊書司馬涓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高祖之壻，勢北

盛當時，因退食暇，尋高季武，与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
並閉，澗齋不通，涓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
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
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武曰：「君自
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武歎
飲，季武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余左右
索車輪括涓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列滿，相勸
涓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
時失涓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涓難出，方具言
之。世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涓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
自有處，初不畏此。涓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涓難不肯

并令朝士与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

兵帥共飲前

三驄對飲

季書謝幾卿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与樂游苑晏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与車前三驄對飲時
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畢吏部盜樽

裴御史携筋

晉書畢卓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
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
部也遠歎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史

臣曰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為流茲焉自垢臨
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猿琴絕響阮氣徒存通
其旁徑必雕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
可觀者焉

北史崔暉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独食
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
造焉暉不与交言又不命七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
日自携七筋恣情飲噉暉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
君談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
是君定若士於是每与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
言聞者莫不傾耳

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嘗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咸陽郡王坦性好畋漁每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
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
不獵

舊唐書果王元吉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寧三
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齊桓好衣紫

鄒君好長纓

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
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之貴是一國百

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
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又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服
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
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平子湯好車服極為鮮明

辛慶忌好輿馬號為鮮明

漢書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

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高積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
俗傳平陽能作黃金

又幸慶忌居處茶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
為鮮明唯是為奢

好衣刺文袴

好佩紫羅囊

晉書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若
又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阮孚好屐

靈運著屐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
得失有諠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篋以約
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諠阮再見自蠲屐因
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
始分

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
盡登躋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嗜痴

嗜瓜

南史刁崑性嗜瘡痂以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

患灸瘡，痂落床上，遂取食之。靈休大驚，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視取以飴。遂去。靈休與何勗書，列名向顧，見敬，遂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各罪，遂與鞭瘡，痂常以給膳。唐權長孺有嗜人爪癖，嘗因遠行，狂士蔣傳聚得數兩，削下爪以進，曰：乞以錢送。今有少佳味，獻長孺，涎流，敬於吻，連撮，敬合坐，驚異。乾膜子

屋下陳尸

道上行殯

晉書：時張湛好為奇，前種松柏，人謂湛屋下陳尸。又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道上行殯。

自為壽藏

自為墓誌

後漢趙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

舊唐書：傅奕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為墓誌，曰：傅奕，青山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

平孫羸葬

沐並即始

漢書：楊王孫，字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及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

囊以身親土

魏志注沐並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又敕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奉屍即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每設脯酒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按並之言曰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弄為欺魄大為見沒身論有無子神消息含悅滄湯且夢太極矣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枉桎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璣押玉牀象衽殺人以狗墻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凌遲競於厚葬

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嗚乎哉吾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

漢高使鄭君名籍

呂布使袁渙言備

漢書鄭當時字莊其先鄭君嘗事項籍以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魏志呂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袁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啻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
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過他
日之事利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
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惡見水中蟹

惡閩水邊姓

晉書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收解系
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
此人兄弟輕我邪
又右將軍桓伊嘗詣志敬王導導曰門何為通桓氏左
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嫌導曰我閩人姓木邊使

欲殺之况諸桓乎評曰有餘愛者愛及屋上烏有餘惡者惡及水中蟹人情之偏一至於此

傳曰好惡以其類者鮮矣良然
為草人而射之
為草人而訊之

北史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
祖璉譖之曰草人擬聖躬也

又有安德王延宗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
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搯之二百

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典政曹操殺楊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蜀志先王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王曰芳蘭生門不得
不鋤南史袁淑詩云種蘭忘當門懷璧莫向楚少
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灌夫罵坐

曹真罵坐

漢書田蚡取燕王安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
賀實嬰過灌夫欲與俱未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
相今者又與未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
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壽
酒至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每所忿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
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嗔耳語
果實別傳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吳質
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
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
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休教
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肉
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
曰陛下使吾等未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
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
罷也

拔劍息風

拔劍斫水

謝承後漢書陳茂嘗為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又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子胥風息得濟續漢書建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王述擲鷄子

王思逐蠅子

晉書王述性急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復大怒為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膜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荀爽傳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踏壞之

溫造與李中書相逢或去引馬
溫造與崔知誥相逢捉其從人

舊唐書溫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脊十下左

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
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茂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總行
胸臆曾無畏忌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
緣不上問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
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
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敕曰憲官之職
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
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
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行道途即祇揖而過其參從人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

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
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指鹿為馬來蒲為脯
以青為黑以黑為黃

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為馬來蒲為脯二世不覺故潘

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張鑑註曰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曰變白黑言素青者秦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以黃為民言從之故
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按此是趙
不第指鹿
一事矣

書帛置魚腹

書帛係鳥頸

漢書陳勝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宿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且日卒中往指

北史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識王世克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閑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千一老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克符二篇上之法嗣歎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克此則相國若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

天子也世克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克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闕下有宝氣

牛腹有奇書

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宝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

又武帝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之文成言上即欲与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迺作神

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
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
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
中有奇書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為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
仙者非有求主主者求之

郊祀志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夫說
木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木言處之不疑木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萊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
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又

不用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
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灰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木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迺可
使通言於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副其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棊
而黃金不就迺拜木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又上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
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
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
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二桃殺三士

盃酒殺三人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
鬪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
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
孫接仰天而歎曰按一搏豸虎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
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
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接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御左驂以入

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頃流
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若治
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
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
子死之治猶生之不仁貳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
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南史初吳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
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張纘出之湘鎮路
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奉盃曰
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
悅問而知之爾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

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
謂張纘一盃酒殺柔氏三人

子胥紹邊候

張王紹境吏

韓非子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
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殺之
國策張王為質於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吏得丑
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王欲得之
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且言子
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矣
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

吏恐而放之

客為鷄鳴出闕

母為鷄鳴出闕

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闕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
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殺傳
出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遁到闕門不開丹為鷄鳴

於是眾鷄悉鳴遂歸

睨其畜有馬暫騰上得脫

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史記李廣為胡騎所得廣時傷病置廣兩間絡而盛馬

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視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見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北史李弼從周文。與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為所獲。陽墮絕於地。視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以空鞭示追騎

以金帶投追騎

晉書明帝微行至湖陰。王敦使五騎物色追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空鞭。子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問姬。曰。去至

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訊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舊唐書王世充作難。皇甫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為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每為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

吳公子先詳為足疾

侯莫陳悅詐云腹痛

史記吳世家。公子先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先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先詳為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匕

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

王僚索隱曰詳音湯

北史侯莫陳悅說賀拔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

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

叔展呼山鞠窮

欽明乞醬梁墨

本傳楚師傳于華還社與司馬邠言號申叔展叔展

曰有麥麴乎曰每有山鞠窮乎曰每河魚腹疾柰何曰

司於背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華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經存焉号而出之杜預註麥麴窮所以

中無社不解故曰每軍中不敢正言故使叔展視虛瘠

井而求拯應以為信

已出溺為拯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

舊唐書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眾數萬奄至城

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

求乞二斗墨乞一銚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

路得入欽明乞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此

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多請田宅以自堅

大受金賄以自穢

史記王翳既至闕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

乞貸亦已甚矣王翳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

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恒音麓一作麓

北史梁睿初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

虜中吾指

虜中吾足

漢書高帝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

捫足曰虜中吾指

南史郢城平武帝命眾軍即日俱下楊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号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与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

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量沙散米

聚土覆米

南史檀道濟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又載龍驤將軍胡彬為苻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

北史賀若敦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接既

絕恐陳將侯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聚土覆之
以米石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
以為實又晉書祖逖以虜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之
詐服魏人衣若叛投關西者
偽為周文書若從外逸來者

北史韓雄為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
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
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
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斃咸中遂斬略首
又楊樹至建州東魏衆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
敵謀欲接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周文書遣人若從

外逸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
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樹
分遣訖遂於夜中接還邵郡

莊生請赦以除星變

丁行請赦以禳星變

史記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因
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或贓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
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
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當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

也而先立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
書遣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
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
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焚書進千金如其父
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
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莊生虽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
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款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
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
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
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王素信

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
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
警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使封之注曰且赦常封三錢之王
知有赦盜竊之所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重慮人或
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
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
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
未也初為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款
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
独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
某星事王言款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
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
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
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
不受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教鈞深藏往當
時字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
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帝思報之尋王姥
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
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曰如何王姥戰手大

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許渾
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窰於中又密選
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
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
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鼠至奴悉獲而歸一
行大喜令真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
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
大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
曰後魏時失天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
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
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葵枯出繫乎叙門以瞋心

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
去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公孫弘上前背約

趙退翁上前背約

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
指汲黯庭詰弘曰有人多許而無情始弘與臣等建此
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
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

舊唐書趙憬字退翁與陸贄同知政事時延齡奏詐恣
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延英奏對贄及
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於顏

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

含辛為淚

應聲便号

載記慕容廆后苻氏死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
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
臣震懼莫不含辛以淚焉

南史劉德願為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教子
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
應聲便号慟擗躃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
史

